六典通考

六典通考卷四十一

湖西閻鎮珩輯

邦計考

歷代邦計

宋三司使掌邦國財用之大計總鹽鐵度支戶部之事以經天下財賦而均其出入焉淳化中改三司爲總計司左右大計分掌十道財賦令京東西南北各以五十州爲率每州軍歲計金銀錢帛芻粟等費逐路關報總計司總計司置簿左右計使通計置裁給餘州亦如之鹽鐵掌天下山澤之貨關市河渠軍器之事以資邦國之用度支掌天下財賦之數每歲均其有無制其出入以計邦國之用戶部掌天下戶口稅賦之籍榷酒工作衣儲之事以供邦國之用副使以員外郎以上歷三路轉運及六路發運

使充判官以朝官以上曾歷諸路轉運使提點刑獄充三部副使各一人通簽逐部之事舊以員外郎以上充端拱初省淳化三年復置又省至道初又置真宗即位副使還官遂罷之咸平六年復置三部判官各三人分掌逐案之事舊以朝官充國初承舊制每部判官一人乾德四年三部各置推官一人太平興國三年諸案置推官或巡官以朝官充四年三司止置判官一人揀官三人及分十道二計各置判官一人五年廢十道三部各置判官二人三部各有孔目官一人都句押官一人句覆官四人鹽鐵分掌七案一日兵案掌衙司軍將大將四排岸司兵卒之名籍及庫務月帳吉凶儀制官吏宿直諸州衙吏胥吏之遷補本司官吏功過三部胥吏之名帳及刑獄造船捕盜亡逃絕戶資產禁錢景德二年併度支案爲刑案二日胄案掌修護河渠給造軍器之名物及軍器作坊弓弩院諸務諸季料籍三日商稅案四日都鹽案五日茶案六日鐵案掌金銀銅鐵朱砂白礬綠礬石炭錫鼓鑄七日設案掌句設節料齋錢餐錢羊豕米麪薪炭陶器等物度支分掌八案一日賞給案掌諸給賜賻贈例物口食

內外春冬衣時服綾羅紗縠緜布[illegible]宗[illegible]紙料巾絹糧料務三府公吏二曰錢帛案掌軍中春冬衣百官
奉祿左藏錢帛香藥榷易三曰糧料案掌三軍糧料諸州芻粟給受諸軍校口食御河漕運商人飛錢四
曰常平案掌諸州平糴大中祥符七年置主吏七人五曰發運案掌汴河廣濟蔡河漕運橋梁折
斛三稅六曰騎案掌諸坊監院務飼養牛羊馬畜及市馬等七曰斛斗案掌兩京倉廒廥積計
度東京[illegible]料百官[illegible]粟[illegible]料八曰百官案掌京朝幕職官奉料祠祭禮物諸州驛料戶部分掌
五案一曰戶稅案掌夏稅二曰上供案掌諸州上供錢帛三曰修造案
掌京城工作及陶瓦入作排岸作坊諸庫簿帳句校諸州營壘官廨橋梁竹木簰筏四曰麴案掌榷酤官麴
五曰衣糧案掌句校百官諸軍諸司奉料春冬衣祿粟茶鹽鞋醬傔糧等太祖乾德三年
詔諸州支度經費外金帛悉送闕下毋或占留時藩郡有闕
稍命文臣權知場務或遣京朝官監臨通判官到任須躬閱
帳籍所列官物吏不得以售其姦主庫吏三年一易市徵地

課鹽麴之類所在長官並親臨之見月籍供三司秩滿較其殿最欺隱者實於法募告者賞錢三十萬蘇轍曰唐末藩鎮自擅財賦散失更五代而不能收加以非常之變屢作排門空肆以受科斂之害而財之匱甚矣故太祖謀諸藩鎮以制其財用之權爲最急既而從而次第平諸節度使稍稍命遂强主威以去尾大之患而財在上也　先是茶鹽榷酤課額少者募民主之民多增額求利歲更荒儉商旅不行至虧常課乃籍其貲產以償太宗乃遣使分詣諸州同長吏裁定左藏及諸庫受納諸州上供均輸金銀絲帛暨他物令監臨官謹視之諸州榷課命使臣分掌其官吏虧課當罰者分等連坐雍熙二年令三分句院糾本部陷失官錢及百千賞以十之一至五千貫者遷其職淳化元年詔曰周設司會之職以一歲爲準漢制上計之法以三年爲期三司自今歲具見

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宋聚兵京師外州無留財天下支用悉出三司故其費寖多眞宗嗣位詔三司經度茶鹽酒稅以充歲用勿增賦斂景德初榷務連歲增羨三司取多收者爲額帝慮掊克詔自今總歲課爲額有虧則計分數知州通判減監官一等科罰州司典吏減專典一等論大臣及武臣知州軍者止罰通判以下陳傅良曰淳化五年初置諸州應在司具元管新收已支見在錢物申省景德元年復立置簿拘轄累年應在在雖有此令不過文具三司使丁謂奏立轉運司比較閱奏省司進呈增虧賞罰之法然國家務實大諸郡錢物往往積留漕臣吝於起發省司不究其詳魏羽言淳化以來收支數目攢簇不就名爲主計而不知錢出納王隨則言咸平以來未見錢物著落諸州受御指揮多不供申或有申報多是鹵莽范雍又言自太平興國以來未嘗除破更有椿管估萬天聖至嘉祐四十年間根括驅磨之文設而不用天下財物皆藏州郡祖宗之深仁厚澤於此見矣至道末天下總入緡錢二千二百二十四萬五千

八百三歲一郊計緡錢五百餘萬半以金銀綾綺絁紬平其直給之天禧末上供錢帛增多天下總入一萬五千八十五萬一百出一萬二千六百七十七萬五千二百而贏數不預焉景德郊祀七百餘萬東封八百餘萬祀汾陰上寶又增二十萬丁謂爲三司使著景德會計錄林特領使亦繼爲之陳傅良曰國初上供歲入無定制會要開寶五年令汴蔡河歲運江淮米數十萬石赴京充軍食太平興國六年制歲運三百五十萬石景德四年詔淮南江浙荆湖南北路以至道二年至景德二年終十年酌中之數定爲年額上供六百萬石米綱立額始於此銀綱自大中祥符元年詔五路糧儲已有定額其餘未有條貫遂以前此最多者爲額則銀綱立額始於此錢綱自天禧四年四月三司奏請立定錢額自後每年依此額數起發則錢綱立額始於此緡緜雜綱不可考以咸平三年三司初降之數則亦有年額矣初太祖太宗守以恭儉簡易天下生齒尚寡而外無金繒之遺故上下給足府庫羨溢承平既久戶口

歲增縣官費數倍百姓亦稍縱侈而上下始困於財矣仁宗天聖初命有司取景德歲用較天禧所出省其不急者故事上尊號冊寶用黃金及帝止用塗金時洞眞宮壽寧觀相繼災宰相張知白請罷不急營造旣而玉淸昭應宮災遂詔中外不復繕修帝天資恭儉約己以先天下有司言利者擯不取民有被苦厚利舍之無所愛罷貢獻珍異及山林川澤陂池之利斥以與民至州縣徵取蠲減不勝數寶元中陝西用兵調度百出天章閣侍講賈昌朝言臣嘗治畿邑有禁兵三千而留萬戶賦輸僅能取足郊祀慶賞出自內府計江淮歲運糧六百餘萬石僅能充期月之用三分二在軍一在冗食天下久無事而財不藏於國又不在民脫有急計安所出於是議

省冗費右司諫韓琦言省費當自掖庭始請詔三司取先朝及近歲賜予日費裁爲中制無名者一切罷之或欲損吏兵奉賜帝不許尹洙在陜西請爲鬻爵法亦不果行其後西兵久不解財用益屈詔減皇后及宗室婦郊祠半賜著爲式於是皇后嬪御各上奉錢五月以助軍費宗室刺史已上亦納公使錢之半荆王元儼盡納公使錢詔給其半帝亦命罷左藏庫月進錢一千二百緡公卿近臣減郊祠所賜銀絹舊四千三千者損一千千損三百二百損百百損二十皆著爲式初寶元元年未用兵陜西入一千九百七十八萬出二千一百五十一萬河北入二千一十四萬出一千八百二十三萬河東入一千三十八萬出八百五十九萬用兵後陜西入三千三百九十萬出三千三百六

十三萬蓋視河東北尤劇云京師出入金帛寶元元年入一千九百五十萬出二千一百八十五萬是歲郊祠故數視常歲爲多慶曆九年入二千九百二十九萬出二千六百一十七萬而奇數皆不預焉會元昊請臣朝廷歲撫納歲賜繒茶增至二十五萬而契丹邀割地復增歲遺五十萬詔翰林學士承旨王堯臣等較近歲天下財賦出入之數皇祐元年入一億二千六百二十五萬一千九百六十四而所出無餘堯臣等爲書上之三司取一歲中數爲定式初眞宗時內外兵九十一萬二千宗室吏員受祿者九千七百八十五至是兵一百二十五萬九千宗室吏萬五千四百四十三景德中祀南郊內外賞賚總六百一萬至是饗明堂增至一千二百

餘萬故用度不得不屈葉適曰祥符天禧以後內外蓄藏稍以空盡而景祐明道天災流行繼而西事驟興五六年不能定夫當仁宗四十二年號為本朝至平極盛之世而財用始大乏天下之論擾擾皆以財為慮矣是時善人君子以為昔之已取者固不可去而今之所少者不可復取皆甘心於不能所謂[illegible][illegible]駔儈之吏亦不敢露頭角以裒斂為事然極天下之大而無終歲之儲愁勞苦議乎鹽茗榷貨之間而未得也至和中諫官范鎮上疏曰國家自陝西用兵賦役煩重近年轉運使復於常賦外進羨錢以助南郊其餘無名斂率不可勝計古者冢宰制國用今中書主民樞密主兵三司主財各不相知故財匱而樞密院益兵不已民困而三司取財不已中書視民困而不知使樞密減兵三司寬財者制國用之職不在中書也願使中書樞密通知兵民財利大計與三司量其出入然自天聖以來帝以經費為慮屢命裁節而有司不能承上意率無

所建明英宗治平二年入一億一千六百十三萬八千四百五出一億二千三十四萬三千一百七十四非常出者又一千一百五十二萬一千二百七十八是歲諸路積一億六千二十九萬二千九十三而京師不預焉曾鞏議日宋承五代之弊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庶而財用有餘景德戶七百三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百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皇祐治平皆一億萬以上歲費亦一億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二萬餘員治平幷幕職州縣官三萬四千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十萬以二代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郊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講求其故考官之數入者之多門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盛而天下之用官之數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蓋半矣則又推之天下之費其浮者必求其自而杜之其約者必本其由而從之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

未有及此也　神宗熙寧初命翰林學士司馬光等裁減國用取慶曆二年數比今費不同者開析以聞光對言國用不足在用度太奢賞賜不節宗室繁多官職冗濫軍旅不精須陛下與大臣及三司官深思救弊之術王安石執政議置三司條例司帝曰今財賦非不多但苦用不節耳宮中私奉有及八十千者嫁公主至費七十萬緡沈貴妃料錢月八百緡聞太宗時宮人惟繫皁紬襜元德皇后嘗用金線緣襜太宗怒其奢仁宗定公主奉料初僅五貫爾與時中宮月止七百錢帝方經略四夷每以財用為憂日與大臣講求命考三司簿籍商經久廢置之宜編著定式三年制置司言諸路上供羊民費錢幾倍而河北榷場博買契丹羊歲數萬路遠抵京皆瘦耗

死費錢四十餘萬緡詔著作佐郎程博文訪利害博文募民有保任者以產爲抵官預給錢約期以輸民多樂從凡供御膳及祀祭用者別其牢棧以三千爲額裁省冗費十之四判司農寺曾布奏四方財物乾沒差謬漫不可知三司雖有審覆之名不復省閱縱有侵欺無由舉發爲弊滋多乞專置司驅磨天下帳籍自專置司繼以旁通目子而天下無遺利公使錢始立定額自二百貫至三千貫止州郡所入纔醋息房園祠廟之利謂之收族守臣窮束屢有奏陳帝嘗患增置官司費財謂王安石曰古者什一而稅今取財百端又以倉吏給軍食多侵盜詔足其祿嚴立丙取法一初陝西用兵費緡錢七百餘萬帝以問王安石安石曰楚建中考沈起籌書計一道半歲費錢銀紬絹千二百萬貫匹兩帝因欲知陝西歲用增虧凡數乃詔薛向條上王安石以爲擾請罷而止詔三司帳司會計財用出入

之數以聞韓絳既相建言三司總天下財賦請選官置司以戶口人丁稅賦場務坑冶河渡房園之類租額年課及錢穀出入歲比較增虧廢置計贏闕之處使有無相通而以能否為黜陟三司使章惇亦以為言乃詔置三司會計司以絳提舉未幾罷元祐初司馬光言今戶部尚書舊三司使之任左曹隸尚書右曹不隸天下之財分為二視彼有餘視此不足宜令尚書兼領左右曹侍郎分職而治舊三司所掌錢穀財用事散於五曹諸寺監者並歸戶部詔尚書省立法有司請以府界諸路在京庫務及常平等文帳悉歸戶部先是患文帳之繁命曾布刪定布請選吏於三司領為一司司帳之置始此至元豐三年設官吏六百人費錢三十九萬緡而句磨

出失陷錢止萬緡遂罷帳司至是令戶部盡收諸文帳蘇轍曰熙寧以來天下財賦文帳皆以時上於三司至熙寧五年朝廷因判有言於三司取天下所上帳籍視之至有到省三十二年不發其封者蓋州郡所發文帳隨帳皆有賄賂常數已足者皆不發封不足郎百端問難朝廷以其言為信帳司之興蓋始於此其後朝廷知其無益遂罷帳司而使州郡應申省帳皆申轉運司內錢帛糧草酒麴商稅房園夏秋稅管額納畢鹽帳水脚鑄錢物料稻糠等帳本司別造計帳申省其驛料作院欠負修造竹木雜料物舟船柴炭修河物料施利橋船物料車驛草料等帳勘句訖架閣蓋謂錢帛等帳三司總領國計須知其多少虛實故使歸轉運司而又令別造計帳申省至於驛料等帳非三司國計所係故止令磨勘架閣又諸路轉運司與本部州軍地里不遠所取索文字易得兼本道文帳不多易以詳悉自是內外簡便頗稱允當三年戶部尚書韓忠彥等言百官宗室之增一倍皇祐四倍景德班行選人胥吏率皆增益而兩稅徵榷山澤之利與舊無以相過治平熙寧之間凡改官者自三歲而爲四歲任子者自一歲一人而爲三歲一人自三

歲一人而爲六歲一人宗室自祖免以上漸殺恩禮乞檢會故事置司選官共議詔戶部取應干財用除特支如舊外餘多裁省自元祐改法裁損吏祿劉摯乞悉罷猾增吏祿然不果罷其後有司計中都吏祿歲費緡錢三十二萬詔以坊場稅錢給之於是冗濫行參革去矣及紹聖元符務反元祐之政六曹吏皆給見緡如元豐制先是罷導洛堆垛等局又罷熙河蘭會經制財用司減放市易積欠租輸選官體量茶鹽之法使者刻剝害民如吳居厚呂孝廉王子京內臣生事斂怨如李憲宋用臣等皆相繼正法既而稍復講修財利等清臣因言錢穀艱窘戶部給官奉無數月之備章惇遂以財用匱乏之指爲司馬光呂公著呂大防蘇轍諸人之罪左司諫翟

恩亦疏詆元祐以理財爲諱督責不加於在職之臣財利既多散失且借貸百出而熙豐之餘積幾盡今內外財用月計歲會入不給出顧下諸路會元祐以前所儲金穀及財利名額歲入經數著爲成式建中靖國元年詔諸路轉運司置都籍定諸州租額計一路數有羸縮即書其籍崇寧元年又令歲以錢穀出入名數報提刑司保驗上戶部戶部條諸路轉運使財賦虧羸以行賞罰諸路無額錢物立式下提刑司括三年外未發數期以一季聞奏官吏違負上供錢物以分數爲科罪之等歲首列次年之數聞於漕司考實甲部又更一季爲一月然經費往往不給大觀三年戶部侍郎范坦言一歲之入僅了三季餘仰朝廷應付今歲支遣較去年又費百

萬詔錯減財賦御史中丞張克公抗言官冗者汰奉厚者減
今官多元祐十倍國用安得不乏乞節度使以下各減奉半
時諸路轉運司皆乏詔戶部編次財用出納之數州縣各為
都籍以待考校工部所收鐵利亦嚴帳籍令諸路條三十年
以還一歲出入及泛用之數初比部掌句稽文帳吏習偷惰
自崇寧至政和稽逋積數凡二千六百七十有餘於是申敕
六曹以拘督多寡為寺監賞罰政和七年命戶部立旁通格
令諸路漕司各條上元豐以來歲用多寡淮南漕臣張根言
費莫大於土木人臣賜一第數十萬緡稍增雄麗非百萬不
可其次田產房廊雖不若賜第之多然日削月朘所在無幾
金帛以供一時好賜亦不可不節至於賜帶直不過數百緡

然天下金寶豈易得今賚及僕隸使混淆公卿間貴賤賢不肖莫之辨也當別為制度以示等威疏奏不省宣和元年以左藏庫虧沒百七十九萬有奇乃別造都籍催轄司太府寺左藏庫互相鉤考以絕姦弊陳傅良曰上供增額起於熈寧崇寧三年始立上供錢物新格宣和元年戶部尚書唐恪稽考諸路上供數荊湖南路四十二萬三千二百二十九萬匹兩利州路三萬二千五百十八貫匹兩荊湖北路四十二萬七千二百七十七貫匹兩夔州路一十二萬三百八十九貫匹兩江南東路三百九十二萬四百二十一貫匹兩福建路七十二萬二千四百六十七貫匹兩京西路九萬六千三百五十一貫匹兩河北路一十七萬五千四百六十四貫匹兩廣西路九萬一千九百八十貫匹兩京東路一百七十七萬二千一百二十四貫匹兩廣南東路一十八萬八千三十貫匹兩陝西路一十五萬七百九十貫匹兩江南西路一百二十七萬六千九十八貫匹兩戎都路四萬五千七百二十五貫匹兩潼川路五萬二千一百二十貫匹兩兩浙路四百四十三萬五千七百八十八貫匹兩兩淮南路一百一十一萬一千六百四十三貫匹兩而斛斗地雜科不與焉帝初即位思節冗費

中都吏及泛濫員額並詔裁損後苑增葺殿宇計用金箔五十六萬七千帝曰用金爲箔以飾土木一壞不可復收甚無謂也令內侍省罰請者及蔡京爲相務以侈靡惑人主動以周官惟王不會爲說每及前朝惜財省費者必以爲陋元豐在京官司給職錢視嘉祐治平時賦祿優矣京更增食料等錢京既罷相帝惡其變亂法度命戶部侍郎許幾裁損浮費及百官濫祿京不便與其黨倡言減奉非治世事司馬光請聽宰臣辭南郊給賜神宗不允且增選人及庶人在官者之奉帝以繼述爲事當奉承神宗由是官吏俸給仍舊初宰執掌食有常數至是品目猥多有公使乏支之別臺省寺監增廚錢侍御史毛注常奏論之不行蔡京復得政言者遂以裁

損祿廩爲幾非奪職於時吏員冗濫節度使至八十餘員留
後觀察及遙郡刺史多至數千員學士待制中外百五十員
京又專用豐亨豫大之說諛悅帝意始廣茶利歲以一百萬
緡進御以京城所主之其後又有應奉司御前生活所營繕
所蘇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大率以奇侈爲功歲運花石綱
一石民間至用三十萬緡姦吏旁緣牟取無藝民不勝害左
藏庫異時月費緡錢三十六萬至是衍爲一百二十萬三省
密院吏員猥雜官至中大夫一身兼十餘俸時議者有奉入
超越從班品秩幾於執政之言職秩繁委給廩無度侍御史
黃葆光論其弊帝善之而未行俄詔云當豐亨豫大之時爲
衰亂減省之計自是罕敢言者宣和以後王黼專主應奉括

剗橫賦以羨爲功嶺南川蜀農民陝罰錢罷學制學事司贍
學錢皆歸應奉司所入雖多國用日蹙六年尚書左丞宇文
粹中言近歲邊事日起寇盜竊發賦斂歲入有限一切取足
於民陝西上戶多棄產而居京師河東富人多棄產而入川
蜀河北衣被天下而蠶織皆廢山東頻遭大水而耕種失時
他路取辦目前不務存恤穀麥未登已先俵糴歲賦已納復
理欠負託應奉而買珍奇欠民積者一路數十萬計假上供
而織文綺役工女者一郡至百餘人陛下詔令數下悉爲虛
文不惟寇盜繁滋竊恐災異數起祖宗之時國計所仰皆有
實數有額上供四百萬無額上供二百萬京師商稅店宅務
抵當所雜收百餘萬三司以七百萬供歲費而儲其餘以待

不測之用又有解池鹽鈔晉礬市舶遺利內贍京師外實邊鄙量入爲出沛然有餘近年諸局務應奉等司截撥上供財物多爲禁中私財上溢下漏而民重困言者請令戶部周知

繁富路分歲入不敷創置書局者比職官之數爲多檢計修造者比實用之物增倍其他妄耗不可勝數若非裁減慮智者無以善其後久之乃詔蔡攸等置講議財利司講究條上攸請內侍職掌宮禁應裁省者委童貫取旨以貫時領右府故於是無名之費悉裁省帝亦自罷諸路應奉省六尚歲貢後苑書藝局等月省十九萬緡歲省二百二十萬應奉司諸色窠名兩浙路旁定帖息錢湖常溫秀州無額上供錢淮南路添酒錢並截留是時歲入有御前錢物朝廷錢物戶部錢

大數自宮禁所須及吏卒廪餼一切付之有司格以法度示天下以至公詔可戶部侍郎曾孫山亦請以熙豐後增置中外官品添給食料茶湯等錢四十萬八千九百餘緡悉罷之靖康元年詔曰朕念民惟邦本思所以安定之乃者減乘輿服御放宮女罷苑囿焚玩好減冗官澄濫賞汰貪吏爲民除害方詔減上供收買之額錮有司煩苛之令詔到監司郡守悉力奉行應民所疾苦不在此詔許推類聞奏於是不便於民者皆罷

葉適曰財無乏於嘉祐治平而言利無甚於熙豐元學其借先王以爲說而牽上下以利曠然大變其俗矣崇觀以來蔡京專國以爲其策出於王安石曾布呂惠卿之所未工故變鈔法走商賈窮地之寶以佐上用自謂其蓄藏至五千萬富足以備禮和足以廣樂百侈並閥竭力相奉不幸蘇與異同屢復屢變而王黼又欲出於蔡京策盡之所未及者加以平方服則加斂於東南取燕山則重困於北方而西師凡二十年關陝尤病然後靖康之難作矣高宗

建炎元年詔諸路無額上供錢依舊三年減婺州上供額羅
二萬八千匹減福建廣南路歲買上供銀三分之一王明清記是年
潮州民王永獻錢五十萬緡上以國用稍集卻之詔今後富民不許陳獻紹興四年免淮南州軍
大禮絹五年以四川上供錢帛依舊留以贍軍都轉運使李迨言唐劉晏理財謂亞管蕭是時天下歲入緡錢千二百萬而筦榷居其半今四川一隅之地榷鹽榷酒及諸色窠名錢已三倍晏數彼以千二百萬貫贍六師恢復中原而有餘今以三千六百萬貫贍一軍屯駐川陝而不足計司雖知冗濫力不能裁節雖知宜罷亦未敢除減但日夜憂懼計不足而已乾道二年詔孫大雅奏漢制上計
之法朕以為可行令侍從臺諫參考古制進呈知秀州孫大雅置本州拘催上供錢格目來上且言漢制歲盡郡國詣京師奏事令也未嘗有甘泉上計之制而臣始為之蓋法漢之大司農郡國四時上月旦見錢穀簿其逋未畢各具列之意於是監察御史張登實言一縣有一縣之計一郡有一郡之計天下有天下之計三代遠矣自禹九州成賦因巡狩而至大越登茅山而會諸侯號其山曰會稽以其會諸侯之計於此也周官天

官家宰之屬理財居其半言歲終則會者凡十又十府之職
歲終則以貨賂之入出會之小宰歲終則令郡吏致事鄉氏
沈云若令之上計也漢承秦後蕭何收其圖籍張倉以列侯
居相府領郡國上計至武帝建元三年詔吏民有男當世之
務習先聖之府者縣次續食令與計偕往云計者上計簿使
也元封五年受諸侯王列侯受郡國計太初元年又受計於
甘泉其後再受計於秦山之明堂至宣帝黃龍元年詔曰今
天下少事而民多貧盜賊不罪其咎安在上計簿文具而已
令御史察計簿疑非實者按之光武中興歲終遣吏上計遂
為定制正月旦天子幸德陽殿臨軒受賀而屬郡計吏皆在
列置大司農掌之令孫大雅所呈是也漢之大司農今之戶
部戶部掌天下財計有上限中限末限之格法有月催旬催
五日一催之期倚旬歲終獨以常平收支戶口租稅造冊進
呈而於諸郡蕭色窮目倘略焉法為未備也然去古遞遠文
籍志煩在西漢已不免文具況今日能盡革其偽乎東漢止
於[illegible]郡之內況令州嚴之遠能使如期舉至乎莫若歲終令
戶部盡取天下州郡歲計造冊進呈兼採漢制丞相選差一
人考覈戶部所上計而明州郡之殿最詔戶部措置其後戶
部言諸路州軍上供諸色窠名各有條限本部每年額期行
下逐路監司及州郡依限催納歲終具常平收支并稅租課
利旁通係取前二年數戶部本年數造冊進呈內不到路分
次年附進今欲立式循下諸路州軍各以本州歲合上供窠

名錢帛糧斛數目置籍照條限鉤考發納歲終造冊須管次年正月了畢詣闕投進降付戶部參攷將拖欠州軍取旨黜責施行從之是年宰執呈戶部收支數見四十二萬而未催之錢二百八十餘萬淳熙五年湖北漕臣劉焞言鄂岳漢陽自紹興九年所收財賦十分儲一充上供始十三年增二分鄂州元儲錢一萬九千五百七十緡今增至十二萬九千餘緡岳州五千八百餘緡今增至四萬二千一百餘緡漢陽三千七百緡今增至二萬二千三百餘緡民力凋弊無所從出於是以見數立額後免遞增紹定元年江浙諸州軍折輸上供物帛錢數除合起輕貨並用錢會中半路不通水願以銀折輸者聽兩不過三貫三百文兩浙江東四百十三萬八千六百十二貫有奇並輸左藏西庫咸淳六年都省言諸路上供數

重自嘉定至嘉熙起徵之數雖減而州縣猶以大數拘催害及百姓有旨自咸淳七年爲始錢關會子二千四百九十五萬八千七百四十八貫銀十六萬九千六百四十三兩紬四萬一千四百三十八匹絹七十三萬七千八百六十匹絲九萬五千三百三十三兩綿一百五萬七千九百二十五兩綾五千一百七十九匹羅七千三百五十五匹戶部徧牒諸路視今所減定額起催

葉適曰方大元帥建府河北張愨任饋餉之責鹽鈔數十萬緡而已及來維揚而黃潛善呂頤浩葉夢得汲汲以權貨自營而收舊經制錢之議起矣加以大將殖私軍食自制轉運所至刻剝倂緣朝廷科降文移守令丞佐持巨校將五百追捉鄉戶號痛無告賦會之人因以爲利而經總制之窠名既立添酒折帛月椿和糴皆同常賦於是言財之急莫今爲甚而財之乏少亦莫今爲甚也自後辛巳甲申之役邊一有警賦斂輒增旣增不可復減以祖宗盛時所入比於漢唐一再倍熙寧元豐以後隨處之封樁役錢之寬賸青苗之結息比治平以前數倍而

蔡京變鈔法比熙寧又再倍矣王黼之免夫至六千餘萬緡大半不可鉤考渡江以至於今所入財賦視宣和又再倍矣自有天地財用之多未有今日之比也然其所以竭涸匱乏皇皇營聚不可一朝居者其故安在

凡貨財不領於有司者曰內藏庫宋初諸州貢賦皆輸左藏庫及平諸國珍寶金帛盡入內府太祖以帑藏盈溢於講武殿後別爲內庫嘗謂軍旅飢饉當預爲之備不可臨事厚斂於民太宗嗣位儲積益厚分左藏庫爲內藏庫令庫使翟裔等別造帳籍月申樞密院改講武殿後庫爲景福殿庫後乃令揀納諸州上供物具月帳於內東門進入外庭不得預帝謂左右曰朕處司計之臣不能節約異時用闕復賦率於民非以自供嗜好也頻歲支給有司計度所闕者籍其數貸於內藏候課賦有餘卽償之淳化後歲貸至三百萬久不能償則除其籍

景德四年以新衣庫爲內藏西庫初劉承珪掌庫經制多其所置又推究出納造都帳歲加賞焉大中祥符五年重修增廣其地以香藥庫儀鸞司屋益之分四庫金銀一珠玉香藥一錦帛一錢一天聖以後多故費無常數三歲一賚軍錢百萬緡紬絹百萬匹銀三十萬兩錦綺鹿胎透背綾羅紗縠合五十萬匹又歲入饒池江建新鑄緡錢一百七萬而斥舊蓄緡錢六十萬於左藏庫率以爲常異時三司不足必請貸於內藏景祐中內藏庫主者言歲斥緡錢六十萬助三司自天禧三年始計明道二年距今纔四年所貸錢帛九百十七萬太宗時三司所貸久不償至慶厤中詔悉蠲之蓋內藏歲入金帛皇祐中二百六十五萬七千一十一治平一百九十三萬三千五百五

十四其出以助經費不可勝數至儲積贏羨有司莫得詳焉

神宗初詔立歲輸額謂輔臣曰內藏庫籍文具而已出入無關防舊以龍腦珍珠鬻於榷貨務數年不輸直亦不鉤考聞太宗時內藏財庫每千計用一牙籤計之凡名物不同匣而置之御閣以參驗帳籍中定數脫年出其錢示眞宗曰善保此足矣今守藏內臣皆不曉帳籍關防之法乃詔諸金銀輸內藏庫者歲以帳上三司拘催元豐以來詔諸路輸內庫者委提點刑獄司督趣若三司發運司擅留者坐之起發坊場錢勿寄市易務直赴內藏庫寄帳封樁當輸內庫踰期或他用者如擅用封樁錢法陳傅良曰祖宗盛時內藏庫止是收簇給費之際或坊場課利多寡初無定額熙寧二年始命三司戶部判官張諷聚實諷取嘉祐至治平十年以來輸送之數見得川路金銀自皇祐三年並納

內庫餘福建廣東淮南江南東路各有窠名分隸而十年間
所入珠不等乃詔今後並令納左藏庫逐年於左藏撥金三
百兩銀五十萬兩入內藏遂為永額熙寧元年奏治平以前諸
路所進坑冶山澤河渡課利悉在其中在後中書再取旨以
諸路提點銀銅坑冶司所鬻金銀場冶課利並依久例
盡數上供入內庫自是條制益嚴窠皆王安石之為也初藝
祖欲積縑帛二百萬易敵人首又別儲於景福殿元豐初更
景福殿庫名凡三十二庫後積羨贏為二十庫元祐元年監
察御史上官均言自新官制以金部右曹主行內藏受納而
奉宸內藏庫受納隸大府寺不過關通所入名數為拘催而
已支用多寡不得轉質總領者止中官數十人彼惟謹扃鑰
塗窗牖安能鉤考凡數宜令戶部大府寺於內藏諸庫皆得
檢察明年始詔編閱云崇寧元年詔祖宗置內藏庫皆有成
法比歲官司侵蠹耗減務在協力遵守無令偏廢於是命倉

部郎中邱括行諸路驅磨三年從中書奏詔諸路新舊坑冶課利並輸內帑宣和六年申飭留借兌內帑錢物之制諸道榷酤場舊以酬衙前陪備官費者熙寧後坊場錢益多歲發百萬緡輸中都元豐三年於司農寺南作元豐庫貯之元祐元年右司諫蘇轍言元豐及內庫財物山委皆先帝蓄藏以備緩急若積而不用與東漢西園錢唐之瓊林大盈二庫何異願以三十萬緡募保甲爲軍尋用其議三年改封椿錢物庫爲元祐庫六年詔歲以內藏庫緡錢五十萬椿元豐庫補助軍費崇寧以後置大觀庫制同元豐最後建宣和庫有泉貨幣餘服御玉食器貢等名南渡內藏諸庫財數不及前然兵興用乏時取爲助其帳籍莫得考云所謂經總制錢者宣

和末陳亨伯以發運兼經制使因以爲名高宗建炎二年戶部尚書呂頤浩翰林學士葉夢得等言亨伯以東南用兵嘗設經制司取量諸稅錢及爲河北轉運使又行於京東西歲得錢近二百萬緡顧炎武曰宋史陳遘傳云天下至今有經總制錢名而不言其害鶴林玉露曰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東王師討之命陳亨伯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糟商稅牙稅與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歷別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至翁彥國爲總制使倣其法又收贏焉謂之總制錢靖康初詔罷之軍興議者請再施行色目寖廣迄於今爲州縣大患初亨伯之作俑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廟謂剝民斂怨禍必及子孫其後葉正則作外稾謂必盡去經總錢而天下治平乃可望則宋之所以亡自經總制錢而此錢始自亨伯變其罔守中山一家十七人爲叛將所害而不足以蓋其剝民之罪也今若行於諸路州軍歲入無慮數百萬計邊事未寧苟不出此緩急必致暴斂於是令兩浙江東西荊湖南北福建二廣收充經制錢以憲臣領之

通判斂之季終輸送紹興五年參政孟庾請以總制司爲名總制錢自此始財用司言諸路州縣收頭子錢貫收錢二十三文省內十文省作經制上供餘充本部郡縣并漕司用今欲增作二十三文足除漕司及州舊合得十三文省餘盡入經制窠名江西提舉司言常平錢物貫收頭子錢五文足今當依例增作二十三文足除五文依舊支用餘與經制司別作窠名九年諫議大夫曾統上疏言經制使本戶部之職自舊司以來漕司之移用憲司之贓罰監司之妄支未嘗稍革其弊罷之便疏奏不省乾道元年詔諸路州縣經總制錢每千收五十六文光宗即位減江東西福建淮東浙西經總制錢十七萬一千緡端平三年詔諸路州軍毋收經總制頭子

勘合朱墨等錢自今已放苗米隨苗帶納錢並與除放葉適曰昔李憲經制熙河始有所謂經制財用者其後童貫繼之方臘既平東西殘破陳亨伯以大漕兼經制使移用諸路財計故減役錢除頭子賣醋膊以相補足靖康召募翁彥國以知江寧兼總制括民財數百萬已散者觀若泥沙未用者棄之溝壑維揚駐蹕國用益困呂頤浩葉夢得實總財事議用陳亨伯所收經制錢者其說以爲徵商雖重未有强之而使取賈酒雖貴未有强之而使飲若頭子之類特取於州縣之餘夢得號爲士人其言如此然其所取止於一二百萬而已其後內則戶部外則轉運使司添窠名黃子游柳約之徒或以造運船或以供俸與遷添酒稅隨刻頭子趙鼎張浚相繼督師悉用取給而孟庾以職事之重當總制之名戶長壯丁顧錢始行起發役法大壞二制並出色額以數十計一州則通判掌之一路則提點刑獄督之胥吏疲於磨算屬官脩於催發酒有例遞副王祠部都督府二分本柄廚折官本茶有杯頭蒔息沽單歷面商稅有錯添七分免役有一分寬勝得庄有勘合典賣有牙契僧道有免丁截撥有糜費故酒之爲勝也從至於二百頭子之去貫也至於五十六而其所收之多以貫計者千七百萬凡截取以畀總領所之外戶部經總十入出於經總制於是州縣誅求者江湖爲月椿兩浙福建爲郎板帳上下焦然役役以度日月者五十年自王安石始正言

財利其時青苗免役之所入公上無所用坊場河渡免行茶湯水務堆垛之類止以給吏祿而已前有薛向後有吳居厚矣蔡京繼之行鈔法改鈔幣誘賺商旅以盜賊之道可謂甚矣然未有收拾零細解落貫陌斂人以不貲之酒如經總制之甚者蓋王安石之法桑弘羊劉晏之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之所不道而經總制之爲錢雖吳居厚蔡京亦羞爲之至其急迫皇駭雖紹興以來號爲名相如趙張者皆安焉以遺後人何其無恥之至是也

月椿錢者始於紹興二年韓世忠駐兵建康宰相呂頤浩朱勝非議令江東漕臣月椿發大軍錢十萬緡以上供經制及漕司移用等錢供億時漕司不量州軍之力一例均科上供經制無額添酒錢並淨利錢贍軍酒息錢常平錢及諸司封椿不封椿係省不係省錢是朝廷窠名於是郡縣橫斂江東西之害尤甚十七年詔州郡以寬剩錢充月椿減江東西錢二十七萬七千緡有奇板帳錢亦軍興所創嘉定十六年兩浙運判耿秉言今縣邑苦板帳錢太重收趁不及非法妄取納解

斗則增收耗賸交錢帛則多收縻費幸富人犯法而重其罰恣胥吏受賕而課其入索盜贓而不償失主檢財產則不及卑幼亡僧絕戶不覈實而入官逃產廢田不消除而抑納乞令臣與諸郡斟酌合減之數奏聞去其太甚立爲中制從之於是鎭江丹陽金壇歲減錢二千八百四十四貫平江常熟減一萬貫崑山吳江歲減三千貫諸路陳情亦優減馬端臨曰經總制月椿板帳等錢所取最無名朱文公嘗論其事以爲自戶部四折而至於縣如轉圜于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矣縣何所取之不過巧爲科目以取之於民耳而議者以爲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有與於民也此與掩耳盜鐘之見無異蓋其心非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說以誑誤朝廷耳

遼之初起其富以馬其强以兵馬逐水草人仰湩酪挽强射生以給日用及其有國內建宗廟朝廷外置郡縣牧守經費

日廣服御寢盛而食貨之用急矣於是五京及長春遼西平州置鹽鐵轉運度支錢帛諸司以掌出納初皇祖伊德實（原作勻德實）爲大德哷（原作迭烈）府額爾奇木（原作夷離堇）喜稼穡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蘇哷（原作述瀾）爲裕悅（原作于越）飭國人樹桑麻習組織太祖平諸弟之亂弭兵輕賦專意於農嘗以戶口滋繁糺轄疏遠分北達盧額（原作大濃兀）爲二部程以樹藝諸部效之太宗會同初將東獵三剋奏減輜重疾趨北山取物以備國用八年駐蹕赤山宴從臣問軍國要務左右對曰軍國之務愛民爲本民富則兵足兵足則國强上深然之保寧七年漢有宋兵使來乞糧詔賜粟二十萬斛助之聖宗乾亨六年霜旱災民飢詔三司舊以稅錢折粟估價不實其增以利民

興宗即位遣使道括戶口詔曰朕於早歲習知稼穡力辦者廣務耕耘罕聞輸納家食者全虧種植多至流亡宜通檢括普爲均平禁諸職官不得擅造酒糜穀有婚祭者有司給文字始聽道宗初年西北雨穀三十里春州斗粟六錢時西蕃多叛上欲爲守禦計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給西軍唐古率衆田臚朐河側歲登上熟移屯鎭州凡十四稔積粟數十萬斛每斗不過數錢以馬人望前爲南京度支判官公私兼裕檢括戶口用法平恕乃遷中京度支使視事半歲積粟十五萬斛擢左散騎常侍遼之農穀至是爲盛雖累兵興未嘗用乏迨天慶間金兵大入盡爲所有天祚播遷耶律迪里原作敵烈等遁立梁王雅里令羣牧人戶運鹽濼倉粟人戶侵耗議沒

其產以償雅里自定其直粟一車一羊三車一牛五車一馬八車一駝從者曰今一羊易粟二斗尚不可得此直太輕雅里曰民有則我有若今盡償衆何以堪聞者嘉之

金食貨之法三曰賦稅銅錢交鈔三者之法數變而數窮官田曰租私田曰稅租稅之外算其田園屋舍車馬牛羊樹藝之數及其藏鏹多寡徵錢曰物力上自公卿大夫下至民庶無苟免者近臣出使外國歸必增物力錢以其受餽遺也猛安謀克戶又有牛頭稅宰臣納此稅庭陛間諮及其增減物力之外又有鋪馬軍須輸庸司吏河夫桑皮故紙等錢其戶數等有課役戶不課役戶本戶雜戶正戶監戶官戶奴婢戶二税戶始以三年一籍後變爲通檢又爲推排凡戶隸州縣

與隸猛安謀克其輸納高下各不同言事者謂其厲民命罷之未久會計者告用乏又即舉行其罷也志以便民而民未見德其行也志以足用而用不加饒一時君臣節用之言不絕告誡嘗自計其國用數亦浩瀚若足支歷年者郡縣稍遇歲侵又遽不足莫詰其故焉至其錢法之變則鼓鑄未廣散斂無方初恐官庫多積錢不及民立法廣布繼恐民多匿錢乃設存留之限開告訐之路犯者繩以重罰卒莫能禁州縣錢艱民間自鑄私錢苦惡特甚乃以官錢五百易其一千及改鑄大錢所準加重百計流通卒莫獲效濟以鐵錢權以交鈔而物價騰踴鈔至不行權以銀貨銀弊又滋遂罷銅錢專用交鈔銀貨而二者弊甚於錢在官利用大鈔而民以出多

見輕在私利得小鈔而國以入多無補於是禁官不得用大鈔繼又責民鈔納官以示必用自二十貫至千貫輕重不倫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則限以年數區以地分而民疑日深乃易交鈔爲寶券寶券未久更作通寶準銀並用通寶未久復作寶泉寶泉未久織綾印鈔名曰珍貨珍貨未久復作寶會訖無定制而金祚訖矣初世宗大定四年承正隆師旅之餘貧富賦役不均詔遣信臣分路通檢天下物力而差定之又命凡監戶事產除官撥賜外凡置到百姓有稅田宅皆在通檢之數五年有司奏通檢不均詔再以戶口多寡貧富輕重適中定之既而又定通檢地土等第稅法二十二年始定令集耆老推貧富驗土地牛具奴婢之數爲上中下三等先是

海陵時拘括馬畜富者倖免貧者盡入官大爲不均及是令聚竇造籍有急按籍取之張汝弼梁肅奏民戶通檢既定設有產物移易自應隨業輸納至於浮財有增耗貧者自貧富者自富不必屢推排也上曰宰執家多新富故皆不願肅對曰臣嘗爲南使先自添物力錢至六十餘貫其他奉使無如臣多者但小民無知法出姦生頻歲推排以爲難爾二十七年李晏等奏定物力之數上曰元推天下物力錢三百五萬餘貫除三百貫外令減五萬餘貫今減不及貫復續收二萬餘貫何也對曰此舊脫漏而今首出者章宗初立命爲國信使副者免增物力又命農民有積粟毋充物力錢明昌元年遂詳酌民地定物力減十之二承安二年十三路推排物力

錢二百五十八萬六千七百二貫四百九十文舊額三百二
萬二千七百十八貫九百二十二文以貧乏除免六十三萬
八千一百一十一貫除上京北京西京路無新增者餘路計
收二十萬二千九十五貫泰和四年上以職官家物力有應除而不除者定典賣實業逐時推收西京北京邊地舊所定三十五萬三千餘貫至是減爲二十八萬七千餘貫史臣曰金之爲政常
有卹民之志而不能蠲苛政徒有聚斂之名而不能致富實
其亡也括粟闌糴掊克之政靡不爲之加賦數倍預借數年
或欲得鈔則豫賣下年差科高琪爲相議至權油進納濫官
輒售空名宣勅或欲與以五品正班僧道入粟始自度牒終
至德號綱副威儀寺觀主席亦量其貲而鬻之甚而丁憂鬻
以求仕監戶鬻以從良進士出身鬻至及第甚則叛臣劇盜

之效順者撫金帛以賞之勳以王爵固結其心重爵不已賜之國姓名實混淆倫法戰壞國欲不亂其可得乎迨宋絕歲幣而不許利貪其淮南之蕩謀以力取至使樞府武騎盡於南伐訛可時全之出初志得糧後乃尺寸無補三軍債亡我師歷境兵財俱困無以禦之傳曰作法於涼其弊猶貪作法於貪弊將若何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與返古初入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曠閒遺黎惴惴何求不獲斯時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產倣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經畫紛紛然與其國相終始耶其弊在於急一時之利踵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遼儉朴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併

用其所短也繁縟勝必至於傷財操切勝必至於害民訖金
之世國用易匱民心易離豈不由是與
元初諸王妃主歲賜銀幣始於太宗增於憲宗世祖嘗語中
書省臣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成宗亦謂丞相
謌勒哲等曰天下金銀鈔幣歲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營
建所出幾何其會計以聞謌勒哲對曰歲入金一萬九千兩
銀十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又於至元鈔本中借
二十萬錠矣自今敢以節用爲請帝嘉納焉自後國用寖廣
稅糧科差之外課入日增至天歷之際視至元大德數增二
十倍矣而朝廷未嘗有一日之蓄然前代告緡借商經總等
制元皆無之其制國用曰歲課曰額外課天歷元年歲課之數金課腹裏四十

錠四十七兩三錢江浙省一百八十錠一十五兩一錢江西省二錠四十兩五錢湖廣省八十二錠十兩一錢河南省三十八兩六錢四川省錢麩金七兩二錢雲南省一百八十四錠一兩九錢銀課腹裏一錠二十五兩浙江省一百二十五錠三十九兩二錢江西省四百六十二錠三兩五錢湖廣省二百三十六錠九兩雲南省七百三十五錠三十四兩三錢銅課雲南省二千三百八十斤鐵課江浙省額外鐵二十四萬五千八百六十七斤課鈔一千七百三錠一十四兩江西省二十一萬七千四百五十斤課鈔一百七十六錠二十四兩湖廣省二十八萬二千五百九十五斤河南省三千九百三十斤陝西省一萬斤雲南省一十二萬四千七百一斤鉛錫課江浙省額外鉛粉八百八十七錠九兩五錢鉛丹九錠四十二兩二錢黑錫二十四錠一十兩二錢江西省錫一十七錠七兩湖廣省鉛一千七百九十八斤礬課腹裏三十三錠二十五兩八錢江浙省額外四十二兩五錢河南省額外二千四百一十四錠三十三兩一錢稍蘇課晉寧路二十六錠七兩四錢竹木課腹裏木六百七十六錠一十五兩四錢額外木七十三錠二十五兩三錢竹二錠四十兩額外竹一千一百三錠二兩二錢江浙省額外竹木九千三百五十五錠二十四兩江西省額外竹木五百九十錠二十三兩三錢河南省竹二十六萬九千六百九十五竿板木五萬八千六百條額外竹木一千七百四十八錠三十兩一錢額外

課三十有二歲入之數惟天歷元年可考云歷日總三百一十二萬三千一百八十五本計中統鈔四百五千九百八十錠三十二兩五錢契本總三千萬三千八百道每道鈔一兩五錢計中統鈔九千一百一十四錠河泊課總計鈔五萬七千六百四十三錠二十三兩四錢山場課總計鈔七百一十九錠四十九兩一錢窑冶課總計鈔九百五十六錠四十五兩九錢房地租錢總計鈔一萬二千五十三錠四十八兩四錢門攤課總計鈔二萬六千八百九十九錠一十九兩一錢池塘課總計鈔一千九錠二十六兩五錢蒲葦課總計鈔六百八十六錠三十三兩四錠食羊等課總計鈔一千七百六十錠二十九兩七錢荻葦課總計鈔七百二十四錠六兩九錢煤炭課總計鈔二千六百一十五錠二十六兩四錢撞岸課總計鈔一百八十六錠三十七兩五錢山查課總計鈔七十五錠二十六兩四錢麴課江浙省鈔五十五錠三十七兩四錢魚課江浙省鈔一百四十三錠四十兩四錢漆課總計鈔一百一十二錠二十六兩內四川省廣元路一百一十一錠二十五兩八錢酵課總計鈔二十九錠三十七兩八錢內腹裏承平路二十三錠二十五兩四錢江西行省六錠一十二兩五錢山澤課總計鈔二十四錠二十一兩一錢內彰德路一十三錠四十兩懷慶路一十錠三十一兩一錢蕩課平江路八百八十六錠七錢例課河間路四百二錠一十四兩八錢牙例課河

閬路八百八錠三十三兩八錢乳牛課真定路二百八錠三十兩抽分課黃州路一百四十四錠四十四兩五錢蒲課晉寧路七十二錠魚苗課龍興路六十五錠八兩五錢柴課安豐路三十五錠一十一兩七錢羊皮課襄陽路一十錠四十八兩八錢荏課冀寧路五十八錠竹葦課奉元路三千七百四十六錠三兩六錢蘆課興元路一百六十二錠二十七兩九錢白藥課彰德路一十四錠二十五兩

論曰有宋一代之君臣汲汲以財賦爲事及崇甯以後卒用聚斂小人以亡其國至於南渡立基覆轍未遠而其臣日夜講求聚斂之術視蔡京童貫又加甚焉當時葉適趙汝愚馬貴與諸人各論其弊詳矣馬氏又謂經制板帳諸錢巧立名色遮蔽掩諱孰若考覈名實而明取之使州縣吏不得旁緣爲姦因議趙葉二說猶未免於書生之見固哉言乎可謂目見千里而不自見其眉

曉者也究馬氏之旨不過謂州縣之貪黠者借上供爲名多方刻剝以肆其害然所云坊場酒榷牙契增羨減俸諸色目孰一非出自吾民之膏脂乎既不能無取民之實而但欲正其所取之名吾見名愈多而害愈滋矣宋自二聖北狩中原板蕩所有裁東南一隅之地寬賦以紓民力猶懼其不我從也柰何苛徵橫斂反加倍於祖宗全盛之朝乎蓋計當時之爲民患者直以利孔太多名目太繁正其名與別其名同一取耳殺人以梃與刃何以異焉甚矣馬氏之爲書生之見且出於棄趙二子之下也金代言利瑣細苛碎與宋如出一轍而其末流之支絀困竭又有過之自古暴主豐殖厚斂以亡天

下鹿臺鉅橋之事是也至金之亡朝不瞻夕君臣相顧
仰屋浩歎史氏謂其作法於貪弊將不救信矣哉元有
中土九十餘年歲擅山海自然之利而未嘗有無藝之
犢取以塗毒乎生靈方諸宋金其差優乎

六典通考卷四十二

湖西閻鎭珩輯

邦計考

歷代邦計

明太祖洪武二十六年田土官民八百五十萬七千餘頃夏稅米麥四百七十萬餘石錢鈔三萬九千餘錠秋糧米二千四百七十二萬餘石錢鈔五千餘錠弘治時田土官民總六百二十二萬餘頃夏稅米麥四百六十二萬餘石本色鈔萬七千七百餘錠租鈔二萬二千五百餘錠稅鈔六百千五百餘錠秋糧米二千二百十六萬六千餘石租鈔萬八千八百餘錠莿麻時田土官民總七百一萬三千餘頃夏稅米麥四

百六十萬五千餘石起運百九十二萬三千餘石餘悉存留鈔萬七千六百餘錠租鈔三萬二千五百餘錠稅鈔七千六百餘錠秋糧米總二千二百三萬三千餘石起運千三百三十六萬二千餘石餘悉存留租鈔萬八千八百餘錠屯田地六十五萬餘頃及花園倉基千九百餘所通徵糧四百五十八萬四千餘石地畝糧草折銀八萬五千餘兩歲入之數內承運庫收貯緞匹黃生素綾紗羅紵絲閃色織金錦羊絨纓金珠玉帶玉瑰瑪瑙珊瑚寶玉象牙而金花銀最大慈寧慈慶乾清三宮子粒銀四萬九千餘兩金花銀一百一萬二千餘兩初歲賦不徵金銀惟坑冶諸稅課有金銀入內承運庫其歲賦偶折銀者俱送南京供武臣俸祿而各邊或有緩急間亦取足其中正統元年改始折直省漕糧歲以百萬爲額盡解內承運庫不復送南京自折放武俸十餘萬兩之外皆爲

御用所謂金花銀也 廣惠庫河西務七鈔關本色鈔二千

九百二十八萬貫折色錢五千九百七十七萬餘文京衛屯鈔五萬六千餘貫天財庫內府司鑰庫亦名天財庫收貯錢鈔諸門鎮鑰正陽九門本色鈔六十六萬五千餘貫折色錢二百四十三萬餘文京通二倉并薊密諸鎮漕糧四百萬石太倉銀庫正統七年置戶部太倉庫凡粟帛課稅折銀者皆入庫抄沒犯人家財變賣地土房產追收店錢援例上納者亦入焉專以貯銀又謂之銀庫南北直隸浙江江西山東河南派賸麥米折銀二十五萬七千餘兩絲緜稅絲農桑絹折銀九萬餘兩棉布苧布折銀三萬八千餘兩府部諸司祿俸米折銀二萬六千餘兩馬草折銀三十五萬三千餘兩兩京五草場草折銀六萬三千餘兩各馬房倉麥豆草折銀二十萬餘兩戶口鹽鈔折銀四萬六千餘兩薊密永遼東昌易六鎮民運改解銀八十五萬三千餘

兩各鹽運提舉餘鹽鹽課鹽稅銀一百萬三千餘兩黃白蠟折銀六萬八千餘兩備邊幷新增地畝銀四萬五千餘兩京衞屯牧地增銀萬八千餘兩崇文門商稅萬六千餘兩張家灣商稅二千餘兩諸關鈔折銀十六萬餘兩贓罰銀十七萬餘兩商稅魚課富戶歷日民壯弓兵幷屯折改折月糧件限銀十四萬餘兩各邊鎮北直隸山東河南麥米豆草鹽鈔折銀除改解太倉轉發外實銀八十四萬二千餘兩諸凡絲絹雜物條目繁瑣不具載所載但計起運京邊者而存留不與焉歲出之數公侯駙馬伯祿米折銀萬六千餘兩官吏監生俸米四萬餘石官吏折俸絹布銀四萬餘兩錢三百三十四萬錦衣等七十八衞所官吏旗校軍士匠役本色米二百一

萬八千餘石折色銀二十一萬六千餘兩官員折俸絹布銀
二十六萬八千餘兩軍士冬衣布折銀八萬二千餘兩出征
防守官軍每年防秋三月口糧四萬三千餘石京營巡捕營
錦衣騰驤諸衛馬料草折銀共十四萬餘兩中都留守司山
東河南二都司班軍行糧幷工作鹽糧折銀五萬餘兩御馬
三倉象馬等房商價十四萬八千餘兩諸邊及近京鎭兵餉
宣府主兵屯糧折銀二萬二千餘兩民運折色銀七十八萬
七千餘兩淮蘆河東鹽引銀十三萬四千餘兩京運年例銀
十七萬一千兩大同主兵屯糧本折共十二萬六千餘石民
運糧五十八萬六千餘石芻草銀二萬一千餘兩淮蘆鹽四
萬三千餘引京運年例銀二十六萬九千餘兩客兵京運銀

十八萬一千兩淮蘆鹽七萬引山西主兵屯糧本色二萬八千餘石折色銀一千餘兩民運本色米豆二萬一千餘石折色銀三十六萬二千餘兩淮浙山東鹽引銀五萬七千餘兩河東鹽課銀六萬四千餘兩京運銀十三萬三千餘兩客兵京運銀七萬三千兩延綏主兵屯糧料五萬六千餘石民運糧料九萬七千餘石折色銀十九萬七千餘兩淮浙鹽引銀六萬七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三十五萬七千餘兩客兵淮浙鹽引銀二萬九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二萬餘兩寧夏主兵屯糧料十四萬八千餘石民運本色糧千餘石折色糧草銀十萬八千餘兩淮浙鹽引銀萬一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二萬五千兩客兵京運年例銀萬兩甘肅屯糧料二十三萬二千餘

石民運糧布折銀二十九萬四千餘兩京運銀五萬一千餘
兩淮浙鹽引銀十萬二千餘兩固原屯糧料本色三十一萬
九千餘石折色糧料草銀四萬一千餘兩民運本色糧料四
萬五千餘石折色糧料草布花銀二十七萬九千餘兩淮浙
鹽引銀二萬五千餘兩京運銀六萬三千餘兩遼東主兵屯
糧料二十七萬九千餘石民運銀十五萬九千餘兩鹽引銀
三萬九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三十萬七千餘兩客兵京運年
例銀十萬二千餘兩薊州主兵民運銀九千餘兩漕糧五萬
石京運年例銀二十一萬六千餘石客兵屯糧料五萬三千
餘石折色地畝馬草銀萬六千餘兩民運銀萬八千餘兩山
東民兵工食銀五萬六千兩遵化營民壯工食銀四千餘兩

鹽引銀萬三千餘兩京運年例銀二十八萬八千餘兩撫寇
銀萬五千兩賞軍銀萬三千餘兩永平主兵屯糧料三萬三
千餘石民運糧料二萬七千餘石折色銀二萬八千餘兩民
壯工食銀萬二千餘兩京運年例銀十二萬二千餘兩客兵
京運銀十一萬九千餘兩密雲主兵屯糧料六千餘石民運
銀萬兩有奇漕糧十萬四千餘石京運年例銀十六萬兩有
奇客兵民運銀萬六千餘兩漕糧五萬石京運銀二十三萬
三千餘兩昌平主兵屯糧折色二千餘兩民運銀二萬兩有
奇漕糧十八萬九千餘石京運年例銀九萬六千餘兩客兵
京運年例銀四萬七千餘兩易州主客屯糧料二萬三千餘
石民運銀三十二萬七千餘兩客兵京運銀五萬九千兩井

陘主兵屯糧萬四千餘石民運本色萬七千餘石折色銀四萬八千餘兩客兵京運年例銀三千餘兩他雜費皆不具載內府供用庫收貯黄白蠟諸香芽茶葉茶白熟糙粳糯米等甲字乙字丙字丁字戊字承運廣盈廣惠廣積贓罰等凡十庫與內承運庫天財庫通曰內庫宮內有內東裕庫寶藏庫謂之裏庫凡內庫裏庫皆爲天子私財其會極門寶善門迤東及南城磁器諸庫則謂之外庫若內府諸監司局神樂堂犧牲所太常光祿寺國子監皆各以所掌收貯應用諸色太僕則馬價銀歸之其在外諸布政司都司直隸府州衛所皆有庫以貯金銀錢鈔絲帛贓罰諸物巡按御史三歲一查各運司皆有庫貯銀歲終巡鹽御史委官察之凡府州縣稅課

所司解州縣府司以至部部劄之庫其原封識不擅發也至永樂時始委驗堪中方起解至部復驗乃進納弘治時內府供應繁多每收太倉銀入內庫又置銀庫於南京正統時內承運庫中官數言內府財用不充請支太倉銀戶部輒執奏不能沮嘉靖初內府供應視弘治時其後乃倍之矣初太倉中庫積銀八百餘萬續收者貯之兩廡以便支發而中庫不動遂以中庫爲老庫兩廡爲外庫及是時老庫所存者僅百二十萬二十二年特令金花籽粒銀應解內府者並送太倉備邊用然其後復入內庫三十七年令歲進內庫銀百萬外加預備欽取銀後又取沒官銀四十萬兩入內庫隆慶中數取太倉銀入內庫內承運庫中官至以空劄下戶部取之廷

臣疏諫皆不聽又數取光祿太僕銀工部尚書朱衡言每年
徵金稅金皆收內庫而其他羨餘乾折鈔沒孝順之屬其名
甚衆無不入內庫者金花歲百萬計三十年當數千萬況天
產地生匯而瀦於其中內庫充牣若是何言不足耶帝不聽
世宗時太倉所入二百萬兩有奇萬曆六年太倉歲入凡四
百五十餘萬兩而內庫歲供金花外又增買辦銀錢十萬兩
以為常後又加內操馬芻料銀七萬餘兩久之太倉光祿太
僕銀括取幾盡邊賞首功向發內庫者亦取之太僕矣嘉靖
中修工部舊庫名曰節慎庫初府庫各存積邊餉不借支於
內京師不收括於外成化時巡鹽御史楊澄始請發各鹽提
舉司贓罰銀入京庫弘治時給事中曾昂請以諸布政司積

財羨銀盡輸太倉尚書周經以為用不足者以織造賞賚齋醮土木之故盡括天下財非藏富於民意也至劉瑾用事令各省庫藏盡輸京師世宗時閣廣進羨餘戶部請責他省巡按歲一奏獻太倉庫隨運南戶部庫銀八十萬兩貢之臨德二倉積銀二十萬兩亦頗錄以歸太倉隆慶初遣四御史分行天下收括庫金神宗時御史蕭重望請嚴郡邑歲增會銀進部上千戶何其賢請勅內官與己督之帝從其請由是外儲日耗日知錄自唐開成初歸融爲戶部侍郎奏言天下一家中外之財皆陛下府庫而宋元祐中蘇轍爲戶部侍郎則言善爲國者藏之於民其次藏之州郡州郡有餘則轉運司常足戶部不困自熙寧言利之臣欲求富國而先困轉運司轉運既困則上供不繼而戶部亦憊矣兩司既困雖內帑別藏積如丘山無益於算也是以仁宗時富弼知青州朝廷欲發州財入京弼上疏諫金世宗欲選郡縣之錢入京師徒單克寧亦諫而止之余所見有明之事盡外庫之銀以

解戶部蓄起於末造而非祖宗之制也王士性廣志繹言天下府庫莫盛於川中藩司庫儲八百萬成都重慶等府不下二十萬滇殷亦十萬蓋川中無起運之糧而專備西南用兵故也兩浙賦甲天下藩司儲八十萬後止四十萬今不及十萬矣十年之間積貯一空廣西老庫儲銀十五萬不啟每年以入爲出余甲午參政山東藩司亦不及二十萬之儲庚辰入滇滇藩亦不滿十萬與浙每歲取礦課五六萬用之今太倉所蓄亦止老庫四百餘萬有事則取諸大僕寺太僕每歲馬價不足用則取之草料益十年間東倭西哱所用於二帑者除二百萬故也

至天啟中用操江范濟世策下勑督促之收捉靡有遺矣南京內庫祖宗時頗藏金銀珍寶魏忠賢矯旨取進盜竊一空

天啟六年四月七日上諭工部都察院殿工肇興所費宏鉅今欠各項價銀已幾至二十萬況遼東未覆兵餉浩繁若不盡力鈎稽則大工必至乏誤而邊疆何日敕盧南京操江憲臣范濟世所陳鑿鑿可據所管應天揚州府等處庫貯銀兩盡行起解但所奏已久其銀兩尚未解到工部都察院即行文速催朕聞鹽運司每年募兵銀六千兩資收在庫約有二十餘萬兩鹽院康丕揚在任一文未取每年加派銀一萬約有二十餘萬兩連前院除支銷費餘銀約有八十餘萬兩又南太僕寺解過馬價餘銀二十六萬兩見

寄在應天等府貯庫又戶科貯庫餘銀約有七萬兩寄收應
天府又操江寄十四府餘銀約有十萬兩又操江寄貯揚州
鎮江安慶三府備倭餘銀約有三十餘萬兩以上七宗照苑
濟世所奏事例清察速行起解有敢遊嫌隱匿稽遲抗阻者
必罪有所歸如起解不完則
撫按等官不許考滿遷轉

經費莫大於祿俸兵餉洪武九年定親王米五萬石鈔二萬五千貫錦四十匹紵絲三百匹紗羅各百匹絹五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緜二千兩鹽二百引茶千斤皆歲支馬匹草料月支五十匹其緞匹歲給匠料付王府自造靖江王米二萬石鈔一萬貫餘物半親王馬草料二十匹公主不受封者紵絲紗羅各十匹絹冬夏布各三十匹緜二百兩已受封賜莊田一所歲收糧千五百石鈔二千貫親王子未受封視未受封公主女未受封者半之子已受封者郡王米六千石鈔二千八百貫錦十匹紵絲五十匹羅

紗各減紵絲之半絹冬夏布各百匹緜五百兩鹽五十引茶三百斤馬草料十匹女已受封及已嫁米千石鈔千四百貫其緞匹於所在王國造給皇太子之次嫡子庶子封郡王出閣每歲撥賜與親王子已封郡王者同女及嫁與親王女同親王世子與已封郡王同郡王嫡長子襲封郡王者半始封郡王女已封縣主及已嫁者米五百石鈔五百貫餘物半親王女已受封賜郡王諸子年及十五各賜田六十頃除租稅爲永業諸子所生之子世守之二十八年詔量減諸王歲給以資國用初太祖大封宗藩令世世子孫食歲祿不任事職其始祿米盡支本色既而米鈔兼支有中半者有本多於折者弘治間尚書倪岳請節減以寬民力嘉靖四十一年御史

林潤言京師歲供糧四百萬石而諸府祿米凡八百五十三萬石山西存留百五十二萬石而宗祿二百十二萬河南存留八十四萬三千石而宗祿百九十二萬自郡王以上猶得厚享將軍以下多不得自存民不可增賦而宗室蕃衍無休時可爲寒心宜令戶部會計賦額以十年爲準通計兵荒蠲免存留及王府增封之數陳善後良策至四十四年定宗藩條例郡王將軍七分折鈔中尉六分折鈔郡縣主縣鄉君及儀賓八分折鈔諸王亦奏辭歲祿少者五百石多者至二千石歲出爲稍紓初洪武中京外衞馬軍月支米二石步軍總旗一石五斗小旗一石二斗軍一石城守者一石屯田者半之民匠充軍者八斗牧馬千戶所一石民丁編軍操練者一

石江陰橫海水軍稍班碇手一石五斗陣亡病故軍一石在營病故者半之籍沒免死充軍者謂之恩軍家四口以上一石三口以下六斗無家口者四斗又給軍士月鹽有家口者二斤無者一斤在外衛所軍士以鈔代之永樂中令旗軍月糧八分支米二分支鈔福建兩廣四川則米七鈔三江西則米鈔中半支矣惟京軍及中都留守司河南浙江湖廣軍仍全支米各衛軍有家屬者月糧六斗無者四斗五升餘折鈔以爲常凡各鎮兵餉有屯糧有民運有鹽引有京運有主兵年例有客兵年例屯糧者各鎮皆有屯田一軍之田足贍一軍衞所官吏俸廩取給焉民運者屯糧不足加以民糧麥米豆草布鈔花絨運給戍卒後多議折銀鹽引者召商入粟開

中商屯出糧與軍屯相表裏其後納銀運司名存而實亡京運始正統中後屯糧鹽糧多廢而京運日益矣

顧炎武曰孟子云無政事則財用不足古之人君未嘗諱言財也所惡於興利者為其必至害於民者也昔明太祖嘗黜言利之御史而謂侍臣曰君子得位欲行其道小人得位欲濟其私欲行道者心存於天下國家欲濟私者心存於傷人害物此則唐太宗責權萬紀之意也又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臨水鎮產鐵請置鑪冶上曰朕聞治世天下無遺賢不聞天下無遺利且利不在官而在民民得其利則財源通而有益於官官專其利則利源塞而必損於民今各冶數多軍需不乏而民生業已定若復設此

必重授之矣杖之流海外聖祖不屑好貨之志可謂至深切矣自萬厤中礦稅以來求利之方紛紛且數十年而民生愈貧國計亦愈窘然則治亂盈虛之數從可知矣

鬻爵

漢文帝從晁錯言令人入粟邊六百石爵上造第二等爵稍增至四千石爲五大夫第九等爵萬二千石爲大庶長第十八等爵各以多少級數爲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滲天下粟邊食足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入諸郡縣以備凶災足支一歲以上可時赦勿收農人租如此德澤加於萬人矣從之孝景時上郡以西旱復修賣爵令而裁其價以招人及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

孝武元朔元年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國用空竭乃募人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爲郎增秩及入羊馬爲郎始於此五年有司議令人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詳爵命篇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五大夫舊二十等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始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爲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令則先除爲吏比於五大夫也其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樂卿者武功爵第八言買爵唯得至第八以崇軍功軍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則官職耗廢矣元鼎初豪富皆爭匿財不助縣官唯卜式數求入財天子乃超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告天下以風百姓始令吏得入粟補官郎至六百石後桑弘羊請令民得入粟補官及罪

人贖令民能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所忠又言世家子弟富人或鬬雞走狗弋獵博戲亂齊人乃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貲郎之見於漢史者惟張釋之司馬相如釋之十年不得調有久宦減仲產之歎相如亦謝病免歸成都家徒四壁立蓋其初非以德選遂為世所輕而宦亦不達故貲產之富厚者反因游宦而貧雖以釋之之才相如之文苟非一日宅有以見知人主自致顯融則必為貲郎所累終身坎壈矣黃霸傳馮翊以入財為官不署右職使領郡錢穀計夫輸財於官而得仕者猶不以右職畀之況徒以其家貲之厚而予之官者乎

後漢安帝永初三年三公以國用不足奏令吏人入錢穀得為關內侯虎賁羽林郎五大夫官府吏緹綺營士各有差桓帝延熹四年占賣關內侯虎賁羽林緹綺營士五大夫錢各有差靈帝光和元年初開西邸賣官自關內侯虎賁羽林入

錢各有差山陽公載記曰時賣官二千石二千萬四百石四百萬其以德次應選者半之或三分之一於西園立庫以貯之又私令左右賣公卿公千萬卿五百萬崔烈傳時開鴻都門榜賣官爵公卿州郡下至黃綬各有差其富者則先入財貧者到官而後倍輸或因常侍阿保別自通達故段熲張溫等雖有功勳名譽然皆先出貨財而後登公位崔烈時因傅母入錢五百萬得爲司徒及拜日天子臨軒百僚畢會帝顧謂親倖者曰悔不少靳可至千萬烈於是聲譽衰減久之不自安從容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鈞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不謂不當爲公卿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中平四年賣關內侯假金印紫綬傳世入錢五百萬六年帝欲以羊續爲太尉時拜三公者皆輸東園禮錢千萬中使督之名爲左騶其所之往輒迎致禮敬厚加贈賂續乃坐使人於單席舉縕袍以示之曰臣之所資唯斯而已左騶白之帝不悅以此故不登公位

馬端臨曰武帝靈帝賣官之事同而其指意則異武帝取之於豪富之百姓益風以毀家紓國之公誼故卜式黃霸雖以貲財進身而不害其爲名士也靈帝取之於貪饕之公卿益縱其剝下媚上之私心故崔烈張溫雖以公譽登仕而無救其爲小人也

晉武帝太康三年問司隸校尉劉毅曰朕可方漢何帝毅曰桓靈帝曰吾雖德不及古人猶克己爲治南平吳會一同天下方之桓靈不亦甚乎對曰桓靈賣官錢入官庫陛下賣官錢入私門以此言之乃不如也宋文帝令人入米五百石者除郡

後魏明帝孝昌二年初承喪亂之後倉廩虛罄遂班入粟之制輸粟八千石賞散侯六千石散伯四千石散子三千石散

男職人輸七百石賞一大階授以實官白人輸五百石聽依第出身千石加一大階諸沙門有輸粟四千石入京倉者授本州統各有差

唐置公廨本錢以諸州令史主之號捉錢令史每司九人補於吏部所主纔五萬錢以下市肆販易月納息錢四千歲滿授官諫議大夫褚遂良上言七十餘司更一二載捉錢令史六百餘人受職太學高第諸州進士拔十取五猶有犯禁罹法者況廛肆之人苟得無恥不可使其居職太宗乃罷捉錢令史復詔給百官俸蕭至忠諫賣官爵疏曰當今列位已廣冗員倍多陛下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利己鬻法徇私貪吏之輩冒進而不識廉隅方雅之流知難而斂分上寵則才者莫用用者不才　鄭愔諂事武三思掌選專以賣官爲務人多怨讟時京師大旱爲之語曰殺鄭愔天必陰至德二年七月宣

諭使侍御史鄭叔清奏承前諸史下詔納錢物多給空名告
身雖假以官賞其忠義猶未盡才能今皆量文武才藝兼情
願穩便據條格議同申奏聞便寫告身諸道士女道士僧尼
如納錢請准敕迴授餘人并情願還俗授官勳邑號等亦聽
如無人迴授及不願還俗者准法不合畜奴婢田宅資財既
助國納錢不可更拘常格其所有資財能率十分納三分助
國餘七分並任終身自蔭身歿之後亦任迴與近親又准敕
納錢百千文與明經出身如曾受業粗通帖策修身謹行鄉
曲所知者量減二十千文如先經舉送到省落第灼然有憑
帖策不甚寥落者減五十千文若粗識文字者准元敕處分
未曾讀學不識文字者加三十千應授職事官并勳階號及

贈官等有合蔭子孫者如戶內兼蔭丁中三人以上免課役者加一百千文每加一丁中累加三十千文其商賈准令所在收稅如能據所有資財十分納四助軍者便與終身優復如於敕條外有悉以家產助國嘉其竭誠待以非次如先出身及官資並量資歷好惡各據本條格例節級優加擬授如七十以情願授致仕官者每色內量十分減二分錢時屬幽寇內侵天下多虞軍用不充權爲此制尋即罷停元和十二年詔入粟助邊古今通制如聞定州側近秋稼方登念切救人不同常例有人能於定州納粟五百石者放優出身仍減二選一千石者無官便授解褐官有官者依資授官二千石者超兩資如先有出身及官情願減選者每三百石與減一選敕入蕃使不得與私覿正

員官告身別支給以充私覿舊例使絕域者許賣正員官十員取貨以備私覿雖優假遣使殊非典法故革之十五年復其制入回鶻使仍舊與私覿正員官十三員吐蕃使八員牛希濟曰自咸通之後上自宰輔以及方鎮下至牧伯縣令皆以賂取故中官以宰相爲時貨宰輔以牧守爲時貨銓注以縣令爲時貨觀其堆積之所然後命官權倖之門明如交易夫三公宰相論道平治四海調燮陰陽爲造化之主方鎮牧伯天子藩屏以固宗廟社稷之重刺史縣令爲生民教化之首卒皆如是卽同販婦之行盡生民膏髮與骨髓尙未足以厭其求國家之禍也

宋神宗熙寧元年行入粟補官法出將作監主簿助教告敕七十道付河北安撫司募人入粟著又賜河東空名敕誥徽

宗宣和三年臣僚言元豐所立進納官法多所裁抑應入令錄及因賞得職官止與監當該磨勘者即換授降使臣乃不免科率法意深矣邇者東南用兵民入金穀皆得補文武官理選依限如官戶此不便也且富而入納者皆嘗與不入納者均授科取今復其戶不隙見得數千緡於一日而失數千斛於撫𩿨也況大戶得復則移其科於下戶下戶重貧州縣緩急當責何人辦事況不注監當不限磨勘與士大夫涇渭並流駑驥同皁又弊之大者乞改用進納本法詔近東南捕賊入金粟而補之官與常平法進納者異可如已命毋改該注親民官而有田業在所莅其毋得注紹興初嘗以兵興經用不足有司請募民入貲補官帝難之參知政事張守曰祖

宗時授以齋郎今之將仕郎是也知樞密院李回曰此猶愈
科率於民乃許補承節郎承信郎諸州文學至進義副尉六
等後又給通直郎修武郎秉義郎承直至廸功郎其注擬資
考磨勘改轉蔭補封敘並依奏補出身法毋得注令錄及親
民官和議之後立格購求遺書亦命以官凡歿於王事無遺
表致仕恩澤者聽奏補本宗異姓親子孫弟姪文臣將仕郎
武臣承信郎餘親上州文學或進武校尉所以褒恤忠義也
又以兩淮荆襄其土廣袤募民力田凡白身勸民墾田及七
十五頃者與副尉五百頃補承信郎孝宗即位命帥臣郡守
郡守嘗任兩府及朝官等遺親屬進貢等第補授登仕郎將
仕郎推恩理為選限湻熙三年詔罷鬻爵除歉歲民願入粟

振饑有裕於衆聽補官餘皆停自是進納軍功不理選限登仕郎諸州助教不許出官止於贖罪及就轉運司請解而已金熙宗皇統三年陝西旱飢詔許富民入粟補官世宗大定元年兵興歲歉令聽民進納補官又募能濟飢民者視其人數爲補官格宣宗貞祐二年從知大興府事胥鼎請定權宜鬻恩例格進官升職丁憂人許應舉求仕監戶從良之類三年制無問官民有能納物入官者米百五十石遷官一階正班任使七百石兩階除諸司千石三階除丞簿過此數則請於朝廷議賞推司縣官一千石遷一階三千石兩階司縣官進糧至五千石以上減一資考萬石以上遷一官減二資考二萬石以上遷一官升一等皆注見注闕河東行省胥鼎言潞州元帥府雖設

爵爵恩例然係至少未盡勸率之術今擬凡補買正班依格止廢一名若願餘許增廢一名僧道已具師號者許補買本司官職官願納粟或不願給俸及劵權者宜照數遷加三舉終場人年五十以上四舉年四十五以上並許入粟該恩大小官及承應人令譯史吏員經未係班亦許進納遷官其有品官應注諸司者聽獻物借注丞簿承簿注縣令差使免一差掌軍官能自備芻糧者依職官例遷官如舊耀州僧廣息言軍儲不足凡京府節鎮以上僧道官乞令納粟百石防刺都副綱威儀等七十石者乃充三十月滿替諸監寺十石周年一代願復買者聽詔從之興定元年潞州行元帥府事粘割貞言鬻恩之官以品從差等聽入粟委帥府鬻空名宣勅授之比年屢降鬻恩凡鬻縻軍職者多未暇授若止許遷新鬻則將隔越矣乞令計前後所該輸粟積遷詔從之哀宗天興元年鬻官及許鬻進士第京城民楊興人貲授延州刺史劉仲溫投許州刺史

元天歷三年郡縣旱災用太師達爾罕等言令富民依例出

米無米者折納價鈔陝西石八十兩河南並腹裏石六十兩
江南三省石四十兩實授鹽茶流官如不仕讓封父母者聽
錢穀官考滿依例升轉陝西省千五百石上從七品千石正
八品五百石從八品三百石正九品二百石從九品百石上
等錢穀官八十石上中等五十石下等三十石旌表門閭河
南并腹裏二千石上從七品千五百石上正八品千石上從
八品五百石正九品三百石從九品二百石上上等錢穀官
百五十石上中等百石下等江南三省一萬石上正七品五
千石上從七品三千石上正八品二千石上從八品一千石
上正九品五百石上從九品三百石上上等錢穀官二百五
十石上中等二百石上下等先入粟遥授虚名再入驗其糧

數依品資實授茶鹽流官陜西一千石上從七品六百六十石上正八品三百三十石上從八品二百石上正九品二百三十石上從九品河南並腹裏一千三百三十石上從七品一千石上正八品六百六十石上從八品三百三十石上正九品二百石上從九品江南三省六千六百六十石上正七品三千三百三十石上從七品二千石上正八品一千三百三十石上從九品先入粟實授茶鹽流官再入驗糧數加等升除陜西七百五十石上五百石上二百五十石上一百五十石上一百石上河南並腹裏一千石上七百五十石上五百石上二百五十石上僧道入粟三百石賜六字師號都省給之二百石四字一百石二字禮部給之四川富民能入粟

赴江陵者依河南省補官例

明英宗正統五年勅立預備倉發所在庫銀糴糧貯之軍民中有能出粟以佐官者授以散官景泰元年以邊圉事殷令天下生員納粟上馬者許入監其上選事例與歲貢同按此為納粟入監之始嘉靖四十三年戶部尚書高燿奏薊鎭乏糧乞開究選事例請於歲貢援例等監生預授在外布按經歷等官經歷五百兩至檢校一百二十兩各有差官員出身從七品一百六十兩至從九品六十兩各有差從之

論曰王夫之有言自古徹政多矣至於賣官鬻爵未有不亡者也予嘗推極其說以為國家之設官豈欲得愚不肖而已哉必將擇賢者能者而予之果賢者與三聘

再徵而後起果能者與歷試諸艱而後顯末有挾金錢以易告勅蠲廩粟以售爵紱而可廁於賢能之列者也古者大道爲公士知自愛其身而無意於求仕後世則君貴而士賤矣其由細微起家而爲吏者匪騖於名即爭於利騖名猶有自好之心爭利必無顧忌之意至於操技逐末之賤民其初孳孳焉惟富之欲得耳既富矣而貪利之心未已也以爲農之利薄不如商之利厚商之利厚不如謀仕之利尤厚出千金而購丞尉居之不數年而千金之子母畢入矣脫萬金而僱令牧任之不期月而萬金之加償倍蓰矣等是而上官愈尊即利愈厚其入之也務多其償之也彌速而又有輿馬之赫奕

服用之豪奢榮足以驕其妻妾勢足以動其親戚與其交游鄉里夫如是則愚且不肖者莫不齒豔心羨朝夕皇皇然惟恐其得之弗遂矣遑自計其賢能與否哉今且就一行省言之爲丞尉者百計此百人之羣大半蛇蝎之智也爲牧令者數十此數十人之輩大半虎狼之喙也位下則潛試其毒憑高則哮怒而呼而國家之設法防此則又有遒焉贓過十金者黜罰過百金者抵死科條非不峻律令非不嚴然而徒文具焉耳小民之孱懦而無力者雖通賂千金其勢不得徑聞於朝廷幸而聞於朝廷矣大府必從而回護之何也大府不畏名而喜利其行與牧令丞尉無以異也安得而不爲之回護

哉非特如是而已其平日逢迎之巧諂諛之工饋遺之厚必百倍於科第寒素之士大府利其然也則從而語於人曰是今日之賢者能者科第之才遠不如也卽有從旁訐其贓污者則曰是嘗多出舉本以求息不取諸民將安取之是故計事受賕而使民不敢發其私善矣鬻獄骫法而終身不致於敗露善之尤善者矣方且奏其課績揚諸薦牘曰是眞賢者能者科第之才果不如也嗟乎古之所謂賢者能者麟麟威鳳也今之所謂賢者能者蛇蝎虎狼也聚千百蛇蝎虎狼而加諸生民之上勢不至盡人類而螫噬之不止矣昔在元至正之世有匿其姦事而輸粟得七品官者爲怨家所告中書司

郎中戚遴以爲賣官已非令典况又假與姦淫之人必奪其敕還其粟著爲令明嘉靖中匠餘陳岳輸金選部請授錦衣衛僉事給事中湯日新言縣官卽亟財柰何藉工匠餘貲濫朝廷名器乃改岳千戶而奪部司官俸是二者固非盛世之事然如二子所論見大而慮遠其賢於今之持國計而昧政體者多矣斯後世願治之主所當取則也